

西漢會要

卷八
臣卷十六



西漢會要卷八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二

吉禮

封禪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明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郊祀志

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

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
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厯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
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
所興爲皆廢

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
對曰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
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終軍傳

司馬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

師古曰使者姓名也

而相如已死

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

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穹生民厯選列辟以迄乎

秦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

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

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邦
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
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
易遵也湛恩厯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
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
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濶涌原泉沕涌曼美旁
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
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邕游原廻闊泳末首惡鬱

沒闇昧昭晰昆蟲闔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
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獲
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閒
館奇物譎詭倂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
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
登介邱不亦愿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
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
徃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
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

西漢書卷八
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恐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收收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元耀炳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

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司馬相如傳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太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天子封其弟真定以

續先王祀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夏六月上得寶鼎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

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額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顙龍顙拔墮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顙號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郊祀志

帝議欲放古巡守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

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
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
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
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祚於
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
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
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
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
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

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

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

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

年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郊祀志

又本紀云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

嶽獲駿庶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

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三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

武紀

下同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禪高里

按封禪書云祠上帝

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明堂

三年修封泰山禪石闕

自元封五年修封至是五年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禪石闕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禪石闕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

郊祀志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本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

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藝文志上同

西漢會要卷九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三
吉禮

親郊
附 雜錄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
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
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
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八元光二年十月元狩元年十月二年

二年十月四年十月
太始四年十二月

幸甘泉郊泰時三元封五年四月天漢元
年正月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時一五鳳二
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神爵元年正月五鳳元年正月
露元年正月三年正月黃龍元年

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初元五年三月永光四
年三月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初元二年正月初元四年正月永
光元年正月永光五年正月建昭

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永始二年十一月元延元中三
年三月綏和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
月四年正月綏和二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建始二年正月
南郊三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元始四年以
並本紀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

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口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

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曰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

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臯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療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臺忌泰一壇三

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羝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吻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
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
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
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
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
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

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以上並郊祀志

親祠后土

雜錄附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

元封四年三月六年三月初元年十二月二年三月天漢元年三月本

紀下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

神爵元年三月五鳳三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

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

初元四年三月永光五年三月建昭二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于長安北郊一

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

永始四年三月元延二年三月四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脍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

禮

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

永始元年

紀作三年

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

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

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宜

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

間天墜之祠五徙焉

詳見郊議

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

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奏可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揚雄傳

西漢會要卷十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四 吉禮

郊議

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

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維邕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

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

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舍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

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旣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姪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古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涖大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

西漢書卷之
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
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
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邸密上下時本秦侯各
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
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
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
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
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
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

復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
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
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
可本郊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
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
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
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
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
之衆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

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

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祭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

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
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
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
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
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
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

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
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
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
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
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
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懼未
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
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

也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

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詐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丙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

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

祭禮曰周官天璽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璽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大歌而天璽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璽則璽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璽其誼一也大璽台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璽配一體之誼也天璽位皆南鄉同席璽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羶元酒

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至於墜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至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

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大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

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一

禮五吉禮

宋 徐 天 麟 撰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

帝配郊祀志
王莽疏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同上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

之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敞曰
按王莽疏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紀本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曰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

郊祀志

總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而祭之

常以歲時祠以牛

郊祀志徐天麟按後漢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又

食星也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魏特朝朝日夕

夕月則揖而見泰一

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郊祀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

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壽良

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天三家說六宗皆曰上

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

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

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畤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東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蓂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畤及月廟雨師廟

西漢會要 卷二
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
甚盛矣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祀志

孝文十四年詔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濶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
祠爲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祀
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
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
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
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皆在齊北竝渤海七曰日
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
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郊祀志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

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
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太山於
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瀋山於瀋西嶽華山於華陰
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
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
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戸山
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
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
社石鼓於臨朐之罙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

山祠日萊山祠月

郊祀志

高禘

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禘使東方朔枚臯

作禘祝

武五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豕

郊祀志漢舊儀云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祠皆太牢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

本紀師古曰冬至後臘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

本傳注云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籍田親蠶附雜錄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本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籍者帝王典籍之常

也臣瓚曰籍謂蹈籍

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木使天下各食

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

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

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

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

積以備災害

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

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

本紀應劭曰應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

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臣
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
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
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並本紀

雜錄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百官表

繭館元后傳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繭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

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

章不鄉讀曰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五行志

社稷附雜錄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

社常以時春以羊饗祠之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本紀又郊祀志云令縣為公社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饗民

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

武帝立子閔為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曰為燕王策

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為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先生

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

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
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
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
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
立社而奉之也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
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
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

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維祭宗

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

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

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

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收歲貢

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紀師古曰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為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

所不相從也

雜錄

樂布為燕相燕齊之國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本傳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

睦宏傳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木也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

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

爲皆廢

以本紀及郊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

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至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

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因廢明堂

事

中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本紀臣瓚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

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

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水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寮堂下而上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

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

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於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

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

法入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
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
秩補吏各有差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漢
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為列侯本紀按功臣表平晏劉歆
孔永孫建使治明堂辟廱得萬國驩心侯各千戶

西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六吉

宗廟附雜錄

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鴻翔府北關輔記云在酒池北

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建昭五年復下同

竟寧元年五月毀 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

高廟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漢舊儀云高祖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祠內立九旗堂下撞

千石鐘十枚
聲聞百里

孝惠尊高廟為太祖廟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本紀

孝惠廟三輔黃圖云惠帝廟在高廟後

元帝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本紀

孝文廟三輔黃圖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

四年作顧成廟本紀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本紀

孝景廟西京故事景帝廟號德陽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臣瓚曰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本紀

孝武廟文紀注武帝廟號龍淵三輔黃圖龍淵廟在茂陵東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獻

本紀

哀帝即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爲世宗之廟建立

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

孝昭廟

文紀注云昭帝廟號徘徊

悼皇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

本紀

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元成奏皇考廟親未盡

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請

毀勿修奏可

韋元成傳

孝宣廟

文紀注云宣帝廟號樂游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天子世世獻祭

本紀

孝元廟

文紀注云元帝廟號長壽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本紀

孝成廟

三輔黃圖云成帝廟號陽池

恭皇帝廟

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于京師

本紀

平帝卽位隳廢恭皇廟

師丹傳

孝哀廟

孝平廟

西漢會要 卷三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旣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

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官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

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

可紀本

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颶駱兩越東定薺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

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菴

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卽位王莽白太后隳廢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

師丹傳

雜錄

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

百官表

惠帝卽位徙叔孫通爲奉常定宗廟議法

叔孫通傳

高后時患臣下妄儀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

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以無繼嗣又

復擅議宗廟之命

韋元成傳徐天麟按貢禹建迭毀之議乃在元帝刪除此令時

人有盜高帝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

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

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

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

其法庠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張釋之傳

內史府居太上廟塹中門東出不便鼃錯迺穿門南出

鑿廟塹垣丞相大怒爲奏請誅錯景帝曰此非廟垣迺

塹中垣不致於法

鼃錯傳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召詣中尉自殺

景紀中二年

元鼎二年任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太初三年石德坐爲太常廟牲瘦贖論

後元元年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二年魏不害坐爲太常孝文廟風發瓦免

始元六年江德坐爲太常廟廊夜飲失火免

以上百官表

甘露元年魏宏坐耐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

恩澤侯表

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宣紀

丙顯坐耐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

恩澤侯表

韋宏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

以宏當爲嗣故勅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竟坐宗廟事

繫獄

韋元成傳

宣帝時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劒挺墮墜首

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有兵謀

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

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

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

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梁邱賀傳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鼃可以此罪也

霍光傳師古曰羔菹

肅所以供祭也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

侯本傳

高廟僕射

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原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閉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

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叔孫通傳徐天麟按漢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月游衣

冠以廟饌食之日

元帝罷原廟

年未詳

建昭五年復原廟

本紀

郡國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本紀

孝惠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本紀

孝景卽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紀本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遼

東

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紀本

四年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

殿五日

紀本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

飾

紀本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韋元成傳師古曰六

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本紀詳見廟儀

西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七 吉禮

廟議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

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
十五祠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
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
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
五十五至元帝特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
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
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
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

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
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祐
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
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
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
更始等七十八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縣中出生
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

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

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

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

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而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

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

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
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
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
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於神明卽告於祖宗而
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
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
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
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
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

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
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
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
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
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
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歷有
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
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

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

盡復諸所能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武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

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成帝崩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

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
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
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
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
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

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
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
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
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
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
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

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

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

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欽議可欽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

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

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韋元成傳

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

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

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八 吉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

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

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獮婁又嘗棗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一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

祀師古曰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晉說是也

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

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

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

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

韋元成傳

叔係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

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

叔孫通傳

高廟酎孝惠廟酎孝文廟酎

景紀注云酎三重釀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

廟

本紀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

本紀漢儀注云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

之酎金金黃金也

不如法者奪爵

宗廟羔菟鼃

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注云羔菟鼃所以供祭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

以上王子侯表

鄼侯蕭勝坐不齋耐為隸臣

功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叔孫通傳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

一爲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

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

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

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韋元成傳

禘祫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

廟與未毀廟之士皆合食於太祖

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一十人宗

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

吏各有差

本紀徐天麟按後漢張純傳云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有廟主未嘗合祭元

始五年諸王列侯廟會始爲禘祭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本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

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焉霸

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於以長安今還其子名數於魯國

奉夫子祀

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諡

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本紀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迺禱萬里沙

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本紀臣瓚曰抑陽助陰也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

本傳

雜祭祀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

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

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

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

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秦二世皇帝

也各有時日

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礪氏館神君者長陵父子以

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蘇見反古謂之

娣姒關中俗呼為先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

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

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

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主方

如淳曰侯家人主方

也藥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

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

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

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大父遊射

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

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

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

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

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

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

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道方士入海求蓬

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

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郊祀志

天子病鼎湖其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

師古曰游水姓也發

根名也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彊與我會甘

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

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

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

闕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

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

孟康曰策畫之法也

其

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憲其事秘

世莫知也

郊祀志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

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

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郊祀志

帝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爲

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

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

琅邪禮曰成山登之衆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

師古曰延年卽

上所謂迎年者

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其後方

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

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薄忌泰

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以歲時致

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宅名祠

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

官不主宅祠皆如故

郊祀志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

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后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

又祠大室山於卽墨三尸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

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

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衆山於

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曰萊山祠月又祠四

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
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
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
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祭而致於是遣諫
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
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
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
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志

郊祀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
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
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
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
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
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
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
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
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果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

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

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

郊祀志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

云

郊祀志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

本紀

幣玉

文帝十四年詔廣諸祀壇場圭幣

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加各二

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瑱玉嘉牲薦饗

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瑱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

武紀

牲牢

高祖祠豐枌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

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併祠

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帝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
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
郊雍獲一角獸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時泰時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
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
四方地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

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簠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
以牛祭月以羊簠特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
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
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
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其牢而食高帝高后
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
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

稷天地用牲一燔黍醢醢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
用牲左及黍稷燔黍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燔黍于北郊

並郊祀志

水衡都尉為宗廟取牲官

龔遂傳

樂布子賁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樂布傳按功臣表云坐雍犧牲

不如令免

蕭何之後壽成坐為太常犧牲瘦免

功臣表與傳同百官表云坐犧牲不

如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

百官表

車輅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哇
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

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符故祠衣

赤上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

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同上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

賈誼傳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

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

百官表

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高帝贊詳見上文祭祀條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

之

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

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本紀

尊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

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

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

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

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

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

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

晏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稔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鬲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

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廟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同上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

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宏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吾邱壽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於豳太王建

國於邾梁文武興於鄆鎬由此言之則邾梁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邾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旗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暋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

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
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九
嘉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
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
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
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職漢書引

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

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於是高

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

祖奉玉卮

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

起為太上皇壽

史記本紀

中朝

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

石為外朝

法坐

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

東朝

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

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

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

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傳

武帝元鼎中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

責楊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

六人嘉至鼓員十八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

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歌鼓

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

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

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

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

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

員十三人纓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

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

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

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來朝

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本紀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

歲一至

史記梁孝王世家

王侯朝賀以倉璧

食貨志

武帝爲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

得行

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

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本紀

諸侯止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

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歸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

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爲秋請

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

使人代已

致請禮

重侯稽坐不使人爲秋請免

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

王

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儼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

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

水之陽

高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
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
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
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
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
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
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者天下大
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

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
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

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
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
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宏等皆非孝惠皇
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太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

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

紀文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

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

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高紀

上壽

吾邱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郊祀志

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兒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傅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奏

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

當死

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其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口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

之傳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

千石各就館

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

壽

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雅

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鄧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

上壽置酒以共圖書示後宮貴人

本紀

冊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

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諸

紀本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

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

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
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羣臣平
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
侯則尊卑相副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
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
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
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廣等議昧死奏請
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
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
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
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
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

禽珍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

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敎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

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
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
輔先帝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
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
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
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
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
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陸王四月丁酉奏未央
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

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

者如律令

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
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
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儼不臧乃凶於而國害於爾
躬於戲保國及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西漢書卷之九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祉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貶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 嘉禮

行幸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信迎謁

因執之 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

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
禮趙王二月自樂陽徙卻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
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
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
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上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
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
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
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
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

魏沛父兄固請之迺並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

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

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餘日七

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並本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
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
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
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

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
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步

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祠
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

河而還

並本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僊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

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
威震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春正月行幸緱

氏遂幸東海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行自泰山復東巡海
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

萬八千里云

本紀及郊祀志

一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
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
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祠后土幸中都赦汾陰夏陽
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瀛天

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
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三月還
至泰山增封赦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
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時

六年冬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祀上帝于明堂十
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

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

四年行幸回中

天漢九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太始二年行幸回中

三年春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

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因受計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還幸建章宮

二年夏行幸甘泉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禋石闕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蓋屋五柞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行幸雍祠五時

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十二月行幸萑陽宮屬玉觀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

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

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黃龍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

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

過無出租賦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三月上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出租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並本



